

我们走在 大路上

下

商国华 著

沈阳出版社

我们走在 大路上 (下)

WOMENZOUZAIDALUSHANG

商国华 著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走在大路上：全2册 / 商国华著. —沈阳：
沈阳出版社，2014.3

ISBN 978-7-5441-5207-5

I. ①我… II. ①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54146号

出版者：沈阳出版社

(地址：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：110011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sycbs.com>

印刷者：沈阳市池陆广告印刷有限公司

发 行 者：沈阳出版社

幅面尺寸：160mm × 230mm

印 张：45.75

字 数：600千字

出版时间：2014年3月第1版

印刷时间：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崔晓辉 王 莉 王 颖 赵秀霞

封面设计：杜 江

版式设计：姿 兰

责任校对：张希茹

责任监印：杨 旭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41-5207-5

定 价：90.00元 (全2册)

联系电话：024-24112447

E-mail: sy24112447@163.com

凡购本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请与本社联系调换。

四十

凡事都有缘分，赵百儒与徐彩英相处八年，赵长江也没有端过徐彩英家的酒杯，按东北人的习俗，会亲家是由男方家发帖，邀请女方父母商议儿女婚事的一种礼节，可让赵长江没想到的是，这回是魏国兰的父母发出来了请帖，这让赵长江老两口很不自在。两个人有一种“落空”“欠妥”的感觉。

思虑之余，赵长江倒有了几分得意，在他看来，儿子百儒起码在亲家眼里也是有“份儿”的。要不，这亲家怎么能有如此大礼呢！

赵长江和老伴平生第一次会亲家，魏国兰的父母也是第一次与亲家见面。两家人从见面开始，那心情就像铁树一样把等待了几十年的花蕾一下子都打开了，特别是赵百儒的父亲赵长江、魏国兰的父亲国天柱，像多年后邂逅的老战友，有说不完的话。魏国兰的妈妈和赵百儒的母亲则像失散多年的姐妹重逢似的，不住地诉说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演绎了一场“不是亲家不聚首”的喜剧。

聚餐开始时，两家人还你敬我一杯、我送你一盞的，说到高兴

处，六个人分成三伙，各自畅怀着关心的话题。在外人看来，这次会亲家可谓皆大欢喜。

从有了会亲家的想法开始，魏国兰的父母就多了一个想法，魏国兰的母亲是想把这次会亲家安排到饭店，但国兰的父亲却没有同意。在他看来，会亲家是咱们先提出来的，在饭店里会亲家有些例行公事的味道，倒不如在家里显得心诚实在。不去饭店的想法，首先得到了女儿魏国兰的掌声。

魏国兰支持父亲的动意，不是因为别的，是因为魏国兰总想借老人会亲家这一举动，消除她与赵百儒曾经系下的几个小疙瘩。

按理说，魏国兰与赵百儒相处时间已经不短了，但赵百儒只到她家来过一次。那还是一年前，赵百儒按照魏国兰给他的地址找到万花塘一号的时候，赵百儒当时愣住了，万花塘一号，这不是人们常说的空军大院吗？赵百儒想起来了，魏国兰好像和他叨咕过她父亲曾经是一名军人，刚刚转业到地方，分配在市经贸委，按国兰的说法，是一个无职无权的巡视员。赵百儒当时想，魏国兰的父亲可能是一个正团职干部，不然怎么能安排他当巡视员呢！

赵百儒在门卫登记时，两个士兵的对话让他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。一个卫兵对他说：“魏国兰，三单元三楼一号。”

另一个问：“魏国兰是哪位首长？”

告诉赵百儒楼号的卫兵说：“记住了，三单元三楼一号是国师长的宿舍，魏国兰是国师长的女儿。”

两个卫兵的对话让赵百儒有些发蒙。师长啊！我的乖乖，魏国兰是师长的女儿，我的老天爷，这魏国兰也没透过风啊！国师长的女儿应该姓国呀，怎么冒出一个魏国兰呢？赵百儒百思不得其解。这时候，魏国兰接赵百儒来了，看到挂着满脸问号的赵百儒，魏国兰什么都明白了。她告诉赵百儒，国师长是她爸，是她的亲生父亲。他们相处初期，她爸爸已经转业了，赵百儒也没问过。魏国兰压根不是那种爱炫耀的人。

至于姓魏、姓国的疑问，也不难解释。魏国兰的父亲当兵三十年，几乎每过几年就转换一个地方。母亲一年也见不着父亲几天。

父亲觉得愧疚，就在生她那年，母亲符合了随军条件，跟随父亲去部队了。当时，在给她起名的时候还是父亲提出来的将父母的姓合在一起，而且将母亲的姓放在父亲姓的前面，取名叫魏国兰。

尽管魏国兰将事情的头尾始末说得很清楚了，然而在赵百儒眼里，师长永远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呼唤兵车粮草于瞬间的大官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呀！

一年前，赵百儒与魏国兰父亲见面时，言谈举止中显露出拘谨，即使是吃饭的时候也腰板挺得溜直，就像一个战士随时准备聆听首长的训话一样。魏国兰的父亲给他夹菜敬酒，他也时不时地冒出几句“谢谢首长”的话，让魏国兰一时间啼笑皆非。

第二次走出空军家属大院的赵百儒，脸上挂满思索，推着自行车不说一句话。魏国兰看出了他的心思，把他按在林荫道的长椅上坐了下来。

“你这个人真怪，第一次到我家，按理说姑爷见老泰山、见丈母娘应该高兴才是。可你，怎么好像嘴上挂满了锁头似的，谁对不起你呀？咋啦？我父母怠慢你了，还是他们哪句话让你不开心？是认识我后悔了，还是你觉得走错了门？”魏国兰一阵连珠炮式地追问。

“你爸是主任，你怎么说你爸是巡视员啊？”

“你呀，当兵当傻了！我爸刚转业的时候，经贸委的领导干部职数满了，只能任命他当巡视员。两个月前，一个老主任退休，职数腾出来了，我爸才被任命为经贸委副主任。这是转业干部安排的政策，我爸在部队是正师职，安排经贸委一个副主任有啥奇怪的。只不过我没来得及跟你汇报，是吧？好，我再告诉你，我爸是副主任不假，还有一个括号，还是正职的副主任。这回行了吧，都告诉你了。”

“你用不着讥我。你爸是大主任，我爸是退休工人，你现在又是所长，我还是一个工人，你不觉得一个工人有一个当大主任的老丈人太奢侈了吗？”

“他当他的主任，咱当咱的工人，咋啦？咱们以后结婚了，他

回到家，你是叫他爸还是喊他国主任，你不还得叫他爸吗？再说了，无论是经贸委还是什么局，没有企业，没有工人，他们给谁当主任、当局长去？按你的说法，我爸我妈也不能在一块儿过了。我妈随我爸转业后，因为不是干部，安排在工厂，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。按照你的说法，他们怎么可能在一起这么多年呢？说这样的话，你俗不俗啊？”

不知道魏国兰的哪句话，挑动了赵百儒敏感的神经，他突然从长椅上站了起来，大声喊着：“俗、俗，我俗，行了吧！我如果说你爸是公仆，你妈是主人该不俗了吧？我俗，你找不俗的去呀！”

赵百儒推起自行车，跨上车，飞似的朝大路上疾驶而去。

如果不是空军大院的熄灯号响了，赵长江和国天柱还想打开一瓶白酒。赵长江的老伴从餐桌旁站起身，这场亲家会面才算结束。

赵长江老两口是国主任用他的汽车送回家的。回到家的赵长江一会儿坐下，一会儿站在地上来回走，一副眉飞色舞的高兴劲儿，跟老伴叨咕、回味着会亲家的滋味。

“我说嘛，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说国兰这丫头好，从根到梢就没疤结。看明白了吧，国主任那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官，在部队，那可是号令千军万马的师长！可人家一点架子都没有，面善、实诚，这门亲家算找对了！”

“我看国兰她妈，那人也不错啊！没听国兰他爸说吗，她妈跟咱们一样，也在工厂，是个仓库保管员。就看人那面相吧，满脸的慈祥，不笑不说话，说话的时候也大嫂长大嫂短地不离口。不像有的人家，老头子刚当个科长，那肩膀就端上了，眼神也不往两边瞧了，都四十多岁了，走路还夹上了。没注意吧老头子，人家国局长老两口给你敬酒的时候，每次都是站起来。也难怪，人家是走南闯北的，见的世面也大呀！对了，我还忘了问你，你们俩最后咋定的，孩子啥时候结婚啊？”

“定，定了，百儒听国兰的，明年‘五一’‘十一’都行。”

赵长江被酒魔降住了，说这番话的时候眼睛半睁半闭，走起路

来也不住地闪脚。

“这叫啥定下来了。行了，我看你又是酒魔附体了。哪有你那么喝酒的，一口一杯，放着低度的五粮液、茅台不喝，偏要喝那瓶六十度的北大荒。赶紧喝口水躺一会儿吧！”赵长江的老伴埋怨道。

“你女人家知、知道啥？男人、男人就是、就是爷们儿。爷们儿、爷们儿就是烈、烈酒。北、北、北大荒那才叫、叫酒。我没醉，我等、等百儒呢！他该、该回来了，老太婆，去、去看看，那小子该回来了。”

赵长江老伴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她推开房门对赵长江说：“老头子，你那宝贝儿子回来了，躺在床上望房板呢！”

“看看去，问、问他啥时候结婚。”赵长江好像酒醒了，说这句话的时候字句很清晰。

看见爹妈推门进来，赵百儒坐了起来。

“百儒啊，亲家也会了，下回、下回看你的了。你说，你俩啥时候、啥时候结婚？”赵长江坐在小屋里的沙发上问。

赵百儒望了父母一眼，没有回答。

“百儒，问你话呢，咋回事？这会亲家咋会出毛病了，说话呀？”赵长江问。

无论是赵长江，还是百儒的母亲，此时此刻察觉到，儿子可能是心里不痛快，遇到什么事了。赵百儒的母亲走到床边说：“百儒，你爸问你话呢，不管遇到啥事，你也得跟咱们说吧？”

“倒没啥事，我总觉得我和魏国兰，咱们两家不那么门当户对，将来的日子能不能过长？”赵百儒说。

“会亲家是人家提出来的，这还有啥说的？就说人家老国这闺女吧，论长相还是比学识，到哪儿都拿得出手。门当不当、户对不对的，人家也没那么想，就是冲你这个人来的！你怎么倒多了心呢？你这不是没病找病吗？说白了，是魏国兰出嫁，魏国兰能想开，你有啥抹不开面子的。这人都是往前奔，你就保证你一辈子当工人吗？哪个人生来就当干部的？就说国兰她爸吧，还不是从大头兵一点点当上师长的。要我看，你将来也是块当官的料，你说是不

是，老赵头？”赵百儒的母亲一句句地开导着儿子。

赵长江一声声没头没脑的哈哈大笑，把赵百儒笑醒了。赵长江说：“我当是什么事让你闷了头呢！原来是看人家魏国兰她爹是领导，你就转不过轴了。这事要我看，我倒、倒更佩服魏国兰他们这家人了。我、我明白，如今是讲究门当户对的年头，可、可人家没把门、门第当尺子，也不把钱财当条件，说明人家看、看得透，看得远。你奶奶活、活的时、时候，常说一句话，叫‘会嫁的嫁对头，不会嫁的嫁门楼’。我看国兰这孩子不声张，不显、不显摆，不拿她爹、爹给自己贴金，打着灯笼都难找。那个徐、徐什么英，要的是门当户对，你不处了，我赞成。可、可、人家魏国兰，压根没提这档子事，你又找、找什么自尊呢！”

赵百儒听了父母的一番话，心头不禁涌起一阵热潮，他一边摸出手机，一边对父母说：“知道了，你们回去吧！”

赵百儒接连几次按动了魏国兰手机的电话号，回答他的总是无人接听的信号。

看着赵百儒头也不回地骑车走远了，魏国兰心中涌起一股暗潮。

魏国兰在想赵百儒生气的缘由，她细想起来觉得似乎也有一些道理。设身处地地站在他的角度去揣想，好像也在情理之中。父亲从转业到当上地方的巡视员、副主任这些信息，按常理是应该告诉百儒的。如果那样，他的心里也不会生出这些枝儿、蔓儿的东西。可这些日子，国内国外地飞，上上下下地忙活设计图纸，也真是忽略了与百儒的交流，以至让赵百儒想出这些搅心窝的事出来。

然而，魏国兰转念一想，又觉得赵百儒的心眼太小。一些男人巴不得自己的老丈人是个官呢！哪有像他那样的，不但不高兴，反而还生气。

魏国兰把赵百儒一碗水看到底了。百儒这种自卑感，一定是缘于他与徐彩英八年的恋情。由于他没在部队提干，回到地方又没按徐彩英设计的路数走，才造成了徐彩英对他三百六十度的转变，以

至于情感破裂。百儒一定是没从那种自卑中解脱出来。抽时间和他唠唠，她相信赵百儒不会总那样固执己见。

回到家的魏国兰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，一边看着电视，一边听着父母会亲家的体会。

“依我看，兰子这丫头遇上了一个好婆婆。这人的第一印象可是蛮重要的，就说百儒他妈吧，一看就是慈眉善目的，咱兰子也真是有福分。”魏国兰的母亲说。

“听出话音没，赵大哥的意思最好在明年把婚事办了。都老大不小了。他说啥时候结婚，取决于咱们国兰，人家听咱们的，咱们也得有个谱啊！”魏国兰的父亲说。

魏国兰的手机连着响了几遍，魏国兰没有接电话的意思。

“兰子，怎么不接电话？”魏国兰的母亲问。

魏国兰对母亲做了一个鬼脸，并做了一个食指封嘴的动作说：“白薯！”

魏国兰的父母对视了一下，笑了笑，不再做声。

又过了十几分钟，电话又响起来了，魏国兰的母亲朝女儿努了努嘴。

“啊，是百儒啊，我还以为是白薯呢！这么晚了，有事吗？什么，升旗，升旗，那是明天早晨的事。什么，你说是生气呀！我怎么听着是升旗呢？你问我干啥呢？我在检查自己身上的俗气呢！你说什么，是你俗？那好，道什么歉，俗不俗明天再说，好吗？已经是半夜十一点了。”魏国兰随手按了关闭手机的键。

“怎么像小孩儿过家家一样的，一会儿风，一会儿雨的。对一个问题，角度不一样，想法也不同，那是很正常的，只要共同点一样，其余的都好说，知道吗？”魏国兰的父亲说。

“爸，你知道我们水泥研究所设计的主要产品是什么吗？立磨机就跟农村碾子的道理是一样的。我非要好好磨磨他！”魏国兰对父亲做了个鬼脸。

赵百儒与克里越来越熟了，虽然克里不懂中文，但饭菜的香味

对他有着天然的诱惑力。每天十二个小时的工作量，让克里也不得不奉陪到底了。克里在给法国总部的报告中说：“中国人的工作态度让我们无法理解，特别是那些车间里的负责人，连续十几个小时不回家，简直就是一群疯子。我们每天陪他们工作的时间超出了八小时，总部应该给我们增加工资。否则，我们将在中国的车间里罢工。”

按照双方协定，克里这些专家中午要到食堂里开小灶。克里看见许多工人在车间端着饭盒吃饭，他也要求把饭菜送到车间。时间长了，克里闻到了工人们饭菜的香味，一到中午吃饭时候，克里和艾妮总是端着饭盒向嗅出香味的地方去。他们走到哪儿都把眼睛落进工人的饭盒里，见到自己没吃过的东西，就用生硬的中国话说：“换！换！”常常是，他们手里的西餐一点未动，可工人的饭菜早把他们的肚子填满了。

克里给总部的报告还没回复，盾构机装配出了问题，连续两天处于停工状态，按照原设计，泥水型盾构机由于盾体的检测口太小，小型破碎机怎么也安装不进去。赵百儒急了，找魏国兰重新修改设计。然而这一举动却遭到了克里的阻拦。他一定要等到法国专家来解决。至于法国专家什么时候来，无论是百儒，还是克里，谁都不说不准。赵百儒闹心了，他本想利用晚班的时间把小型破碎机装进去。可这些天，又赶上工厂门前大街上电杆入地，为了不影响交通，供电局要晚上施工。所以，每晚六点至第二天早六点停止动力电，听说得一周后才能恢复夜间供电。如此下去，整个车间不停摆了吗？就在赵百儒满脸愁容不知所措的时候，猴腩摆出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把百儒拦住，附在百儒的耳边说，大勇有一个好主意。

“没啥新招，我的主意就是把克里他们支走。我有一个把他们糊弄走的招，你看行不行。”大勇对百儒说出了把克里他们支走的办法。

百儒听了大勇的主意，说：“火烧眉毛顾眼前。行不行，先试试吧！”

第二天中午又是吃饭的时候，猴腩打开饭盒，一股油香混合着

肉香、菜香的味道四处飘逸。猴腩从饭盒里拿出一张沾满肉末、菜叶的鸡蛋饼抖了抖，大口吃了起来。他还一面吃一面朝着克里喊道：“中国的比萨，中国的比萨。”

大勇从书包里抓出一把糖和香烟，撒给吃午饭的工人，边撒糖边说：“刘师傅孩子婚礼，吃喜糖了，中国的巧克力来了。”

克里听到喊声，马上与艾妮朝猴腩和大勇这边走了过来。克里毫不客气地拿起猴腩递过来的一张鸡蛋饼，吃了一口，连声说：“OK! OK! 中国的比萨，艾妮，中国的比萨!”

猴腩将饭盒递给了克里说：“你说OK，就都给你啦!”艾妮马上将他们的土豆沙拉和奶酪面包递给了猴腩，并用中文说：“我们都可以改变一下双方的口味，这样最好。”

就这样，饭盒里的几张鸡蛋饼，三下五除二就被克里和艾妮吃了个精光。大勇走了过来，从书包里抓出一把酒心巧克力，对克里和艾妮说：“中国人婚礼上的喜糖，吃到喜糖的人是有福的，他的日子比蜜还甜。”

“怎么会有酒味?”艾妮推开两手问。

“这回你们算得着了，刚才你吃的是茅台酒心巧克力，是很难买到的。”大勇告诉克里和艾妮。

显然是茅台的名声起了作用，克里接连吃了五六块，并对艾妮说：“茅台的味道，好极了!”

“艾妮，法国专家什么时候到?”赵百儒问艾妮。

“四天以后到。”艾妮看了一眼电脑笔记本说。

“那就等你们的专家来了再说吧!”赵百儒说。

“大家注意了，下午的工作调整一下，先把那台小立磨装上。干活了!”赵百儒大喊了一声。

克里见赵百儒领着工人朝立磨机现场去了，就对艾妮说：“我想回去休息一会儿，我的头有些晕。”

“你吃了那么多酒心巧克力，可能是茅台酒的作用吧!”艾妮分析道。

克里的汽车引擎发动了，酒心巧克力正在发挥作用。

使用酒心巧克力把克里和艾妮支走，虽然很简单，但赵百儒还是心存疑虑。他不怕别的，怕的是克里吃了酒心巧克力开车回宾馆的路上出问题。为此，他悄悄地告诉大勇，把克里他们送到汽车上，如果看见是克里开车就赶快告诉他，在中国吃了酒心巧克力是不能开车的。好在开车的是艾妮，他们才放下心来。

按照赵百儒“颞头缩短”的招法，几个工人三下五除二就把小型破碎机安上了，结果完全达到了设计要求。

一直站在安装现场的魏国兰歪着头看了赵百儒好长时间，说出一句话：“没白吹牛，真是百里挑一呀！”

“这哪儿到哪儿啊！别看是雕虫小技，这回克里可成了滑铁卢的拿破仑了。”赵百儒喘了口气说。

太阳透过硕大的玻璃窗，把一条条温暖的光线泻在盾构机上。克里和艾妮围着盾构机的盾体，一个劲地摇头。克里自言自语地叨咕着：“破碎机哪儿去了？破碎机呢？艾妮，去问一下，破碎机怎么没有了？”

“破碎机到该去的地方去了。”大勇说。

“哪里是它该去的地方？”艾妮问。

“当然是盾构机的肚子了。”赵百儒回答。

克里与艾妮爬上盾构机，从检测门往里看了一会儿，克里大声喊道：“神的旨意，上帝的安排！破碎机在里面，破碎机装上了！”

克里站在盾构机的工作台上，掏出他的电脑笔记本，敲打着这样几个字：“上帝的安排，神的旨意，破碎机已经安装成功，专家不用来了。”

克里彻醒彻悟了，决不是因为语言的障碍让他想说而说不出来，他的内心一直在翻腾着一句法语“安戴哩让”。克里想把这句法语变成中国话送给车间的那些中国人。

“我想把‘安戴哩让’送给中国的男人。这句法语变成中国话应该怎么说呢？”克里问艾妮。

“‘安戴哩让’翻译成中国话，应该是‘聪明’‘聪明’，知道

吗？汉语中的聪明完全可以表达‘安戴哩让’的意思。”艾妮对克里说。

“聪明，聪明……”克里反复念叨着。克里走下盾构机工作台，看见赵百儒迎面走了过来。他拽住赵百儒说：“茅台酒心巧克力还有吗？它让我睡得非常好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破碎机安装成功了。中国的男人‘安戴哩让’，聪明，聪明！”

艾妮看得出来，赵百儒对克里的那句法语没弄明白，她马上接过克里的话茬说：“克里先生是在说你们中国的男人聪明，他很欣赏你们的劳动态度。刚才克里跟我说中国工人是神，说你们是上帝派来的，礼拜天他会向上帝表示感谢的。”

赵百儒也笑了笑说：“请你转告克里，如果他喜欢，礼拜天上帝还会送给他茅台酒心巧克力的。”

赵百儒与大勇、猴腓不露声色地把破碎机安装成功的消息，还有酒心巧克力的故事带着赵百儒的名字传了出去。凡是听了这个故事的人，都感到一阵阵地敞亮。王光汉听了，心里一阵阵地畅快。赵百儒给公司撑足了面子，给咱工人长了志气，应该受到表彰。他在装配车间送来的报告上写下了这样一段批示：“请宣传部现场采访后，在重矿报头版发消息，借以推动盾构机生产、装配的速度。请人力资源部从总经理奖励基金中，列支五千元，奖励赵百儒等有功人员。”

五千元对于赵百儒这些有功人员，真是个不小的数目，如何分配却成问题了。车间主任把奖金的分配权交给赵百儒，这让赵百儒犯难了。当然了，大勇和猴腓是必须重奖的，没有茅台酒心巧克力的计谋，也没有今天啊！可是，作为车间工段长的他想的就不一样了。他除了想到大勇、猴腓，又想到了盾构机装配线上的那些辅助工种，材料员、电焊工、天车工……

赵百儒的分配方案做出来了。大勇、猴腓各五百元，其余全工段有一个算一个，包括他自己，都是一百元。

奖金分配方案报给车间主任，老主任戴上老花镜看了好一会儿，拿起笔签了两个字“同意”。

车间主任把报告递给赵百儒，顺便说了一句话：“百儒啊，‘同意’这两个字我是签了，但我觉得还差事，说心里话，奖金分配还是不合理。如果车间做个分配方案，你就好干了。可我为啥让你做方案呢？你做方案，这奖金面就小了！我做方案，又是全车间撒芝麻盐了不是。这全车间一千多号人，哪个你不得照顾到？分到每个人名下多少钱，那还用算吗？没办法，要不怎么说要改革分配制度呢！这回你亏了，我心里有数。咋办，谁让你是段长呢！还是按老传统来吧，省得因为百十块钱，弄得大家生分了。”

下班的铃声响过，赵百儒的自行车骑起来一溜烟。赵百儒急的是今天是母亲的生日，老娘知道了酒心巧克力的故事，肯定会高兴的。她怎么能不知道哪？大勇、猴腚那两张嘴，怎么闲得住？

赵百儒母亲的六十大寿是猴腚告诉魏国兰的。猴腚还摆出一副长辈的口吻对魏国兰说：“这可是你这个未来的儿媳妇，第一次参加老人的生日寿诞，而且还赶上了老人六十大寿，真是福分加缘分哪！至于你在老太太六十大寿中如何表现，可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，这里可牵扯到百儒的面子。我要提醒你哟！你如今可是研究所所长的身份了，怎么表现你自己考虑吧！”

三个煤气灶吐着蓝色的火苗，三张菜板上展开了“唧唧哪”的菜刀、菜板大合唱。五颜六色的菜肴、荤素搭配的冷盘，摆满了厨房的案几。

沙贞把一盘猪蹄摆放停当后说：“过生日吃猪蹄可有讲究，这叫‘挠扯挠扯’。这挠扯挠扯日子就好起来了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！”

逢素清正在从油锅里捞着花生米，“这花生米说啥也是少不了的。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字吗？‘长寿果’。六十岁才哪儿到哪儿，赵大哥、赵大嫂还等着抱孙子呢！”

逢素艳边煮饺子边对身旁的晓丽说：“晓丽，今天是六十个饺子，你可查好了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，咱们图个吉利。”

屋里的餐桌旁已经坐满了人，五颜六色的菜肴摆上来了。大勇

好像知道司仪非自己莫属似的，没等百儒发话，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敞开嗓门说：“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师母今天是六十岁花甲大寿，让我们为师母、师傅的添寿祝福。祝愿两位老人松鹤千年寿，子孙万代长。干杯！”

猴腚早就憋不住了，他举起一杯酒说：“千年寿也好，万代长也好，咱们还是从老赵家的孙子说起吧！我祝愿，也是大家的心愿，祝愿百儒、国兰麻溜、快点、只争朝夕地赶紧办喜事，痛痛快快、顺顺当当、快马加鞭地为师傅、师母生一个大孙子，怎么样啊？”

“好！好哇！”男女老少的赞同声与杯盏相互碰击的声音，把赵百儒母亲的大寿推向了高潮。

猴腚望了一眼百儒和魏国兰说：“今天这蛋糕可别吃糟尽了。应该说，在一定意义上可是王总送的。盾构机安装出问题了，破碎机安不上，百儒有招，最后将破碎机安装成功。为此，王总奖励咱们五千元钱，百儒把奖金都分给大家了，自己只留了一百元，别看这一百元不多，可它的意义深远啊！一百元就是圆圆满满的意思。为了啥？为了赵大娘长命百岁！话说回来了，赵大娘、赵大爷能不能长命百岁，看谁呀？还不是看百儒、国兰有没有底气！”一阵掌声送给了能说会道的猴腚。

本来是老太太过生日，可这猴腚几句话把风头转到他和国兰这儿来了。百儒心里骂开了，猴腚这小子，说啥事也不转个弯，净往那软肋上踹。当着我爹、我妈的面，问我们有没有底气，说啥呢？有没有底气，你问魏国兰！我这底气都准备这么多年了，她魏国兰有底气，我就有底气。赵百儒想到这儿，用大腿碰了一下魏国兰，魏国兰什么都明白了。

魏国兰站起来，大家的眼光随着她的脚步，落在了门后一个小筐上。

魏国兰轻轻地打开一个小筐，从里面拿出一个托盘。她剥去外面的包装纸，露出六个水灵灵的大蜜桃。那大蜜桃粉里透红，几片绿色的桃叶还挂在桃枝上，鲜亮、诱人。每个在座的人发出一阵阵

唏嘘赞叹的声音。

魏国兰把寿桃摆在赵百儒母亲面前说：“都说桃子是祝寿的上品，寿桃寿桃，没有桃，寿诞就少了一半的气氛，这寿桃是我和百儒对老人的一片真心。今天，我们为老人捧上寿桃，证明我们重矿已经实现了吃饱饭的目标了。接下来的就是向吃好饭的目标奔了。我和百儒商量好了，吃饱饭、吃好饭目标实现那天，也是大爷、大妈梦想实现的那天。对于这个梦想，我和百儒都是有底气的。”

魏国兰的回答非常巧妙，让参加祝寿的每个人都听明白了。最高兴的当然要数赵长江两口子了。赵百儒分别给自己和魏国兰倒了一杯酒，准备双双敬两位老人时，猴腩又把百儒刚要冒出的话茬压下去了。

猴腩说：“要不人家怎么能当所长呢！这祝寿也忘不了把公司的发展目标抬出来。祝寿词好是好，但我听了，好像是新年寄语似的呢？大勇，你就是个滑头，关键时候怎么不说话了？”

“猴子进屋来就活蹦乱跳的，谁能抢上槽啊！我还真得向大家披露一个好消息。今天正是时候，说出来也让师傅、师母高兴高兴。我说这事，在座的可能都不知道。星期五下午，公司组织部来了，来考核百儒。我们几个人不但画了票，还让我们谈了百儒的工作表现。听说要提车间副主任。你们没想到吧？来！为好日子、好姻缘、好消息再整一杯！”大勇举杯说。

四十一

这些天，装配车间多了两个人，一个是老总王光汉，另一个是副总汪俭。

如同正月十五扎灯笼一样，骨架出来了，就差点灯了。

装配车间像过大年一样热闹，听说盾构机成型了，其他车间上下班路过装配车间的人，总要看上一眼，而且还要问这儿问那儿的，弄得赵百儒嘴皮子都磨薄了。

早上八点没到，赵百儒本想找车间主任研究调几个焊工过来，